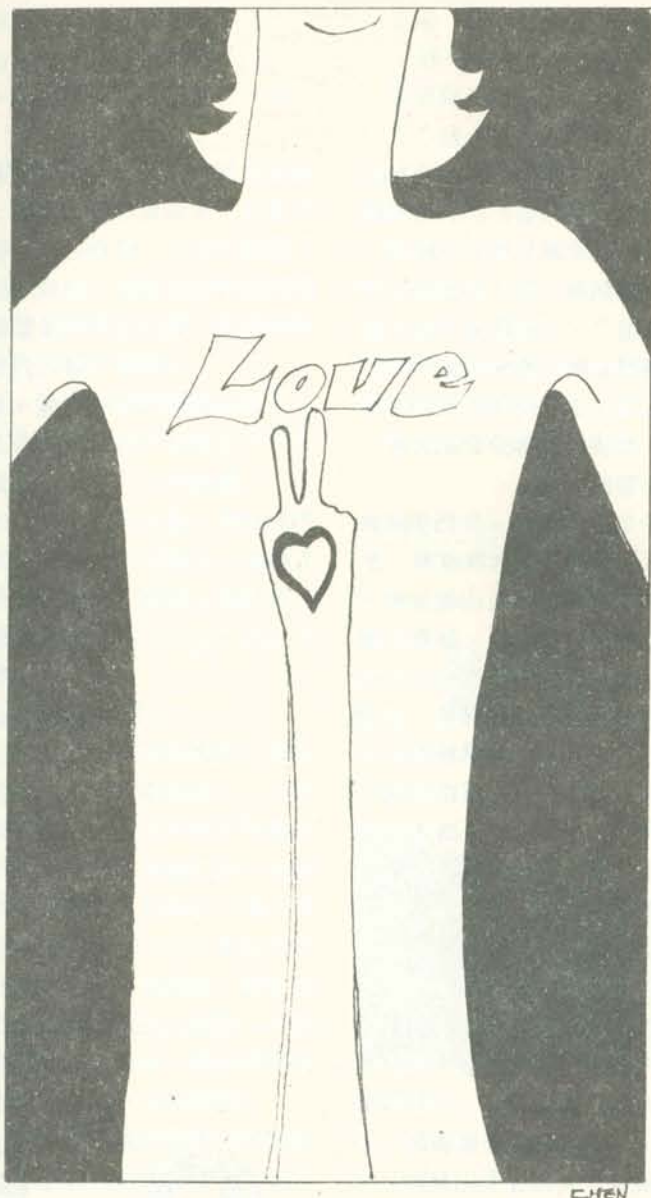




茅圃工作記實

我認爲一個人要想真正品嚐生命的意義，莫過於從群衆中迫尋到個人的縮影。我們可以從哲學的領域中達到自我超越的境界，但假如超越到「隔岸觀火」，倒不如不超越；因此一個知識份子，他不僅要熱愛追求智識，也應不時地關心著社會；否則只不過是一部知識的機器而已。以下是筆者於今年暑假參加耕莘青年山地服務團，在山上一個月的工作記實及筆者所見的一些情形；希望讓大家多了解山地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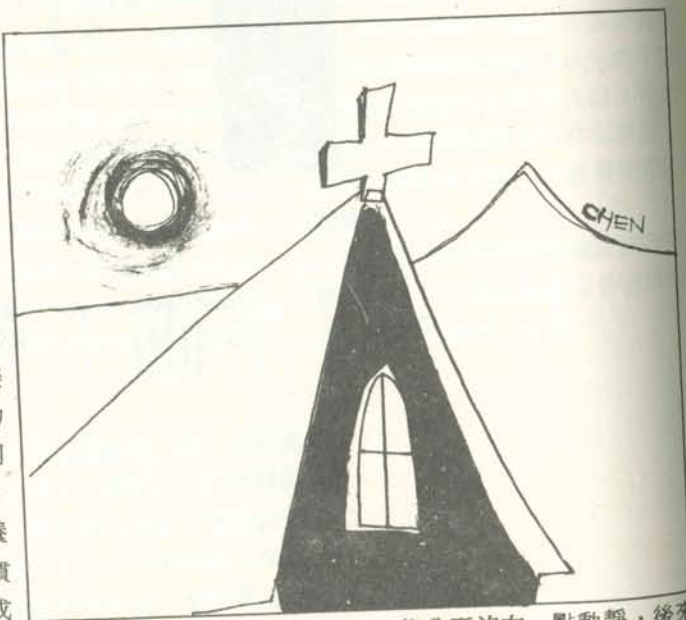
七月八日，五十七位願意犧牲暑假而從事服務工作的

獵夫

大專學生開始聚集到新竹市天主教社會服務中心，接受為期六天的入山前工作訓練。這一群人來自不同的院校，今後他們將共同生活達一個半月之久；因此他們必須知道「如何完全開放自己與素不相識的同學們融洽在一起？」「如何幫助山胞幫助自己？」「如何有計劃地將自己所有的貢獻給山胞們？」等等問題。那是一段相當忙的訓練期間，五十七位同學分成十一隊——分佈在新竹縣的五峰鄉（有兩隊）及尖石鄉（九隊）——開始做一家人的準備工作：隊長為“爸爸”，理家為“媽媽”，其餘為兒子或女兒。每天都有一定的時間表，團部將有關山地的各種詳細情形在六天內完全提供給團員，以及在山上所須注意的事情及需要的材料如土風舞、教材、勞美材料等分發給各隊；第六天各隊精神飽滿，期望著出發的來臨。

七月十四日各隊一家大小分別上山赴任。我們茅團隊四位隊員——輔大高劭美、師大潘淑晶、輔大林欽章、及筆者——於清晨由新竹市坐車經竹東到五峰入山檢查哨，從此處開始坐材車上山（到茅團雖有公共汽車，但無法趕上）。材車很方便只要在路邊一攔就會停下來，付少許金錢就可以搭便車。但司機在檢查哨附近不願搭乘客，怕遭哨上警察取締，因此我們必須把行李一件件搬過檢查哨以後才能上車。卡車沿著山腰的石頭路而行，山路剛好夠一輛車行駛，且蜿蜒曲折臨千丈深谿，坐在木材上隨著木頭滑動，一下向谿谷一下子向山壁，驚險之狀第一次體驗到。不過因不能開快車，且司機互相都很禮讓，從未聽說出車禍。

茅團屬於五峰鄉大隘村的一個村落，三面高山，對面谿谷而上也是山坡，可說四面環山。茅團剛好位於山腰；由此地經清泉有材車到大霸尖山腳下，須行五個小時左右。茅團人口大約二百戶左右，大部分為泰雅族；少數為賽夏族，不過賽夏族可說已被同化，說的都是泰雅族語；中年以上及幼童佔大部分；青年很少，大部分下山到新竹工廠去工作，這是山地非常普遍的情形，如何使山地青年願意回鄉開發本地，實在是當務之急。當地宗教信仰分兩大集團！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各佔一半。而沒有其他教徒，但因大部分教徒沒有真誠的信仰，宗教隔閡尚不大。大隘村每二年有一次的矮人祭（註）給此地帶來了相當的歡樂。當地由於交通方便，磚瓦水泥可以運上來，因此建築物以水泥造為主（後山則以竹造居多）。居室的佈置有些同胞已經電視、電冰箱、電鍋等兼備，物質享受可說不錯，但因普遍不知營養常識，但求食能飽肚，大部分孩童營養不好；且衛生方面雖常有宣傳仍不大重視，因喝生水習慣很普遍小孩子患蛔蟲、鉤蟲等寄生蟲者很多，也因此造成嬰孩夭折率相當高；最糟糕的是當地竟然沒有衛生所之類的單位，居民——特別是孩童——受蚊蟲、蛋、蟲、蛇類咬傷都無法治療，只得家裏自備簡易急救藥品，而且好像五峰鄉衛生單位不太重視，在茅團一個多月除了我們做的



衛生宣傳外（向孩子灌輸），鄉公所沒有一點動靜，後來我們舉辦媽媽會時，有一些女士提出要鄉公所舉辦節育講習及撲滅老鼠蚊蟲運動，我們曾幫山胞們反應到鄉公所，至今不知如何了。茅團主要作物為稻米，由於水量多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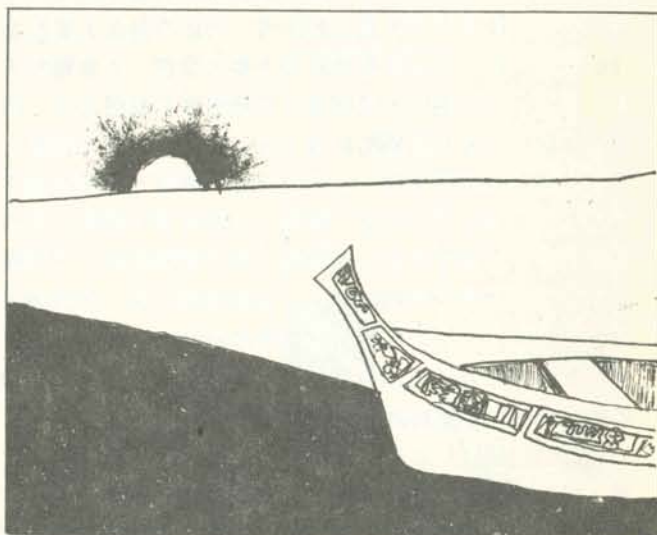
有一半是一期穫，一半是二期穫；其他還有杉木、梧桐、竹子等，香菇也是相當豐富的作物，當地有句話「下雨刮風天往深山跑」，因雨來了，山裏所種的香菇就會生長出來，上山爲了採香菇。

到達了服務地點，住進茅圃天主堂，開始整理起居室，一位傳教士來幫我們的忙；沒有廚房必須露天作飯煮菜，水源來自山泉（下雨全部污濁無法飯用，只得吃乾糧）；浴室也沒有，女隊員到鄰居家去洗，男隊員則搭個圍蓬即可。整理停當，開始認識環境並拜訪派出所（順便辦理流動戶口）。晚上計劃一個月內大概行事表。

首先我們舉辦一個招待會，發請帖邀請當地知名人士參加，報告我們一個月內的工作內容，簡介本團以及介紹團員給山胞。招待會一過，就是一個月工作的展開了，那是一段相當忙，也相當快樂的日子；能夠在這一段時間內了解了四個人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並由服務的、無條件的奉獻中，滿足了年青人一股熱愛生命的熱情，我們每一個年青人都有這種熱忱只是被埋沒掉了而已。以下將分別記述一個月內主要的工作內容：

壹、課業輔導（兼談山地教育問題）

我們到達茅圃當天，馬上就貼出海報歡迎學童來參加課業輔導。因限於茅圃無學校可用，教堂場地很小，只招收五年級到初中學生；後來因家長要求，乃另開四年級以下各班。計算學童有四、五十位，夠四位老師忙的。我們教的課目都是學校上過的課程，複習的目的而已。每天早操完後，有兩大節各四十分鐘，接下來有三十分鐘的唱遊時間，再來有兩小節各三十分鐘；下午則爲郊遊、游泳或做遊戲打球等。我們教的課目爲國文、數學、常識、勞美、衛生、初中英文等，四位老師分別負責教，還必須在第四節空出一位老師來，準備中飯，否則下午課就難上了；衛生、常識均採用實地教學，如：怎麼刷牙則實地表演給學生看；相當引起學生的興趣。上課時我們用教堂的椅子當桌子，因椅子有跪禱用的木板可當椅子用；由於四班（一二、三四、五六、初中）之間幾乎沒有隔離設備，學生很容易分心；且時常在上課時吵起架來或表示厭倦，不想聽，把幾位老師搞慘了；雖然不想聽課，却很喜歡做習題或考試，因爲只是複習，都已經學過了，做習題全對心理上總有優越感。雖然我們時常在晚上開檢討會時討論如何吸引小孩子好好聽課，他們仍只喜歡游泳、郊遊而不愛上課；在這裏我們發現山地教育的一些問題：(1)家長們似乎不太重視兒童教育。小孩子從學校回來，很少有家長會督促孩子溫習功課，因此有五、六年級生連九九乘法都不會。(2)爲了生活，每到農忙如打香菇、割稻、插秧等，家長往往要小孩子留下來；年紀大的幫助工作，較小的則照顧更小的弟妹。甚至有些家長把小孩送到工廠去工作，賺錢增加收入。因此學童缺課次數很多（學期中也是如此），有的就無法受教育了。(3)山地國小的師資太差，這是山地



教育很大的癥結。大部分師專畢業生不願到山地來服務，待遇不好且無樂可享；若不幸被分到山地來總想辦法轉調；逼得國小校長只有找人來代課，程度自然差多了；教師不好，家長也就失望而不願鼓勵小孩子來上課。這是一個

相當嚴重的問題；現在台北市有三、四千的山地青年，其中大學生只有一、二百人，如何提高山地生活水準，穩定山地家庭生活，提高山地教育，乃相當重要的問題。

貳、社區發展

社區發展是現在地方自治相當流行的方法，一個地方的人自己結合起來從事自治事宜，在國家的政策下，社區發展推行已有八年左右，山地有不少成績，但仍須使山胞了解社區的意義。我們利用爸爸會、媽媽會、家長會等聚會講解社區意義；反應相當熱烈；我們更決定舉辦清潔比賽，由大家共同來維護公共衛生，而能互相合作、諒解，了解到社區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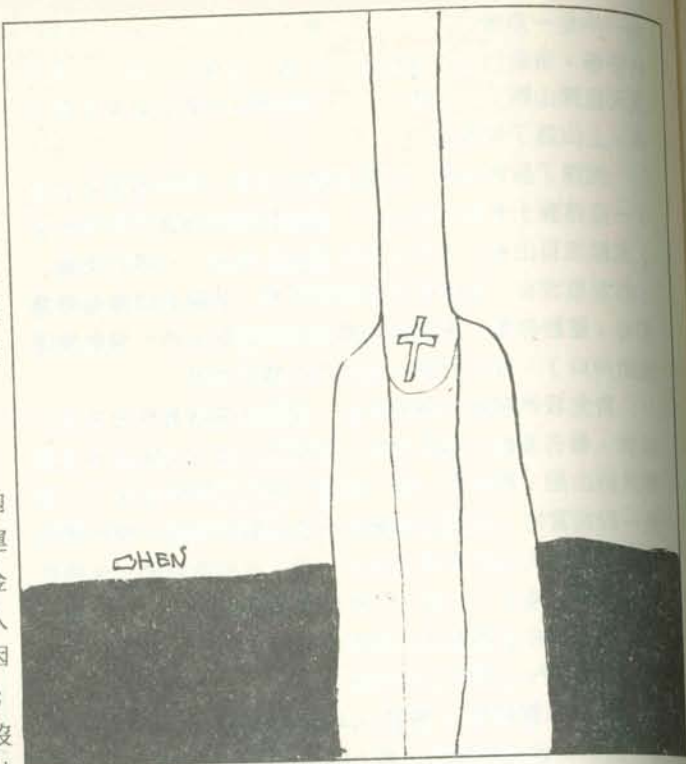
叁、儲蓄互助社

二次大戰後，一位德國人“雷發信”感於大戰後同胞生活艱難，重建家園不易，主要是金錢分散而不能集中運用，力量小解決不了多數人的困苦；因此乃發起大家把金錢儲蓄在一起，由一位品格高尚者集中管理，有急難的人可以借用，如此集中力量則個人問題很容易就解決了，因為不僅儲蓄且兼有互助的性質，所以成立了儲蓄互助社；現在這個社已遍佈全球。山地的資源很豐富，但因山胞沒有儲蓄或改進生活的欲望，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尤其是年長者；茅圃甚至有一些同胞，明天要繳電費，今天臨時去拉杉木賺夠了電費就停止，沒有想到以後；等到家人有急病或天災則束手無策，到處借高利貸，結果把一些保留地上的作物都以低價格賣掉了，生活愈來愈苦。為山胞們的好處，儲蓄互助社有相當的價值。

我們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推行儲互社，茅圃已有儲互社員，但大部分仍不知其究竟；我們利用週日教徒聚會時間分別到各教堂去講儲互社的好處及內容，每週由隊員輪流上去講，並配合圖表及漫畫來講解。另外我們也利用爸爸會、媽媽會、家庭訪問時推展這項工作；在家庭訪問談到金錢問題，山胞都很敏感，不肯正面回答，必須多次交談後才能提及。

肆、家庭訪問

與山胞接觸並互相了解的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家庭訪問，許多有關山胞的情形都是由家庭訪問而了解到的，如：山胞對金錢的敏感，廚房設備的簡陋，家庭環境相當整潔而公共地方衛生相當差等。我們每天晚上吃完飯就出去訪問，分成兩組；每次訪問二至三家；遇有開晚會或其他聚會則停止。晚上訪問回來馬上開檢討會，詳細檢討今天各項工作並籌備今後的工作。訪問內容，起初閒話家常以聯絡感情，依次討論到儲蓄、家庭預算、子女教育等問題。茅圃居民大部分有儲蓄習慣，只是還不能體會到互助的意義；因此在談話中提及儲蓄互助的意義，藉以建立互助的社區意義。其次山胞可說全無家庭預算的觀念，因為日常食物自己可以供給，須購置者不多，因此不知如何處理得來的金錢，乾脆把多餘的錢拿去喝酒，或者今天賺夠了



三天的費用就三天不去工作，等到沒錢再去賺，浪費了不少生產力，實在是社會一大損失；我們則灌輸他們簡易的收支統計法，進而預算。家庭教育即使在平地亦不見得做得很好，父母總是很難能了解孩子；我們總是盡力去做就

是；山胞家長對小孩子永遠是服從式的教育，孩子很少有表示意見的餘地，打罵是時常有的事；我們總是站在孩子的立場來談小孩子的感受，使父母了解，然後才能指導如何教育子女，此方面成就很小。

訪問時，普通請學生幫忙翻譯，但因大部分山胞懂國語，所以都能直接交談。

在訪問的過程，遇到一怪現象。山胞們時常要求週五、週六不要開各種聚會，因為有「馬場」摔角節目，甚至於這兩天家庭訪問只能到九點為止，此後只好與他們共同觀賞摔角節目，此時發現山胞心理偏向日本摔角手，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最受歡迎的節目就是摔角之類打鬥激烈的影片及現場歌唱節目，這跟山地好勇鬥狠及慶祝戰鬥勝利歡樂歌舞有潛在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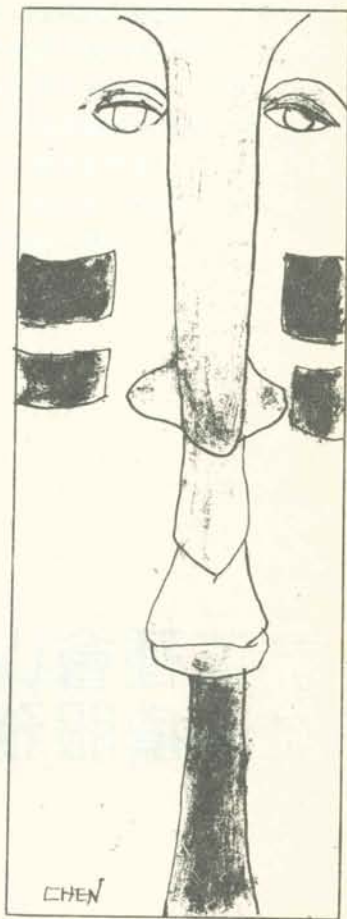
伍、各種聚會

爸爸會——完全由男士參加的聚會，總共開了兩次，出席相當踴躍，討論亦相當熱烈。主要討論內容為社區發展，儲蓄互助社及如何做好爸爸等，社區發展居然第一次傳到男山胞的腦海裏，足見宣傳之不足；因此反應相當激烈。媽媽會是由女士參加的聚會，也開了兩次。爸爸、媽媽會的主要目的在使男女山胞各自在一起談一些異性所不能知道的事情或發一發牢騷，為相當有用的心理治療方法。

晚會是最受歡迎的，從貼海報，預備節目及獎品，須花數天去籌備。我們主持節目的原則是：一開始大家都有自卑感，不好意思表演，但必須堅持下去，漸漸就有興趣了，等到高潮時候然停止，味道仍留在心中。第一次晚會由隊員輪流主持，第二次則由山胞主持，我們準備團體遊戲節目，歌唱全部由山胞包辦，隊員則客串；所唱的歌，老是那幾首流行歌曲，如「默默祝福你」，「往事只能回味」之類，結果每位隊員下山後發現幾首流行歌曲都無譜自會了。八月十五日的惜別晚會，與基督教徒感恩節一起，全部居民都聚齊了，大家合唱「當我們同在一起」，熱情洋溢滿場，有位鄰長特別為我們唱一首老歌以示祝福；學生、山胞紛紛出來唱「默默祝福你」「珍重再見」，有幾位學生居然哭了；最後合唱「珍重再見」，情不自禁地互相揮起手來，山風抵不過全身的熱流，我們的喉嚨都哽咽了，內心吶喊著：「再見了，這可愛的一切，我將永誌心中。」當晚與幾位青年合包水餃，煮綠豆湯，吃個通宵，也聊個通宵，直到第二天，大家都不想睡，為的是多記憶一下這裏的一切，多呼吸一下這新鮮清涼的空氣。

八月十六日，熬了一夜，清晨馬上整理行裝，點清一切借用物品，鎖了教堂，鎖住了一個月的回憶，帶著些許離別的惆悵，在學生的呼喚下，搭上材車離開茅園；遠遠注視著逐漸消失的部落，心中浮起了李白的詩句「揮手自茲去，瀟瀟班馬鳴」。

註：當地一位山胞談及，矮人祭的來源為：大隘泰雅族人以前時常與矮人族打戰，但矮人會隱形，泰雅族打不



贏，只好談和；到和談時，矮人才露形與泰雅族人見面，和談規定每兩年聚會一次，沿至今天每二年有一次祭典；祭典第一杯酒須向東方倒掉，表示給矮人喝，祭典表示迎來矮人；過後即開始共舞歡樂，從迎矮人到送矮人共三天三夜，白天睡覺晚上跳舞喝酒，據說若男女三夜均在一起跳舞則必須結婚，因此矮人祭又成為青年男女定情之時。